

精庶樂庶歸庶曲庶圃攸公之

平曼堂端

具蘇文翁孫史子兼

歸養兩蘇文章則流豔奇

大 正

來自可決中書

本備蘇

朱白石先生著

文

通

本衙藏
板翻刻

是編攷證經史子集

制義兩藏文章源流體格

詩通樂通詞通曲通嗣刻公之

評漫堂識

文通序



天地間有有文之文無文之文
有文之文上盤下際雲漢日星
天喬流峙燦然眉睫爲有目者
所習覩無文之文機杼運旋經
緯繇密溢于編簡爲大心者所

包羅作之謂聖述之謂賢故古
今有無盡之藏造物有無窮之
與有文無文皆文也化無爲有
統有爲無窮無窮盡無盡則文
之通也易曰往來不窮謂之通
又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會

必有通通而後行典禮也則咸
一朱君文通之纂本於此咸一
爰攷諸家彙成文詩樂詞曲五
編皆以通名曰求以自通其不
通也匪敢通于人也夫文以窮
古今達造化苞萬靈而孕百異

方輿洪覆天迴地游二紀五緯
煙煙熅熅昭回遼亮故文者開
闢混元之精息息與灝渺通夫
子云文王旣沒斯文有在以天
自信天以氣運氣化偶轆文不
能無否仲尼之後文有五厄厄

于祖龍而三代之文幾盡厄于
新莽厄于晉唐之叛亂厄于金
元之猾夏而三代以下之文幾
盡然咸陽未燬惟柱下史爲多
書韓宣適魯而後見易象魯春
秋季札聘上國而後得聞風雅

頌楚獨左史倚相能讀典墳丘
索則當時之見六經者蓋無幾
矣文猶水火也萬物有生滅水
火無生滅天地生生不已統有
爲無出無爲有兵燹不能焚而
劫煞不能除天之未喪斯文也

散亡之後尚分四庫煨燼之餘
猶存七萬卽周公之日讀百篇
尼父之韋編三絕詎能盡兩經
目收之一掬哉咸一之彙爲通
也其先大夫世有藏書家傳鄴
架蠹魚萬帙鴻都布綱西園成

三月四
市咸一精心探討窮理盡微酉
巖禹穴之竒竹書汲冢之秘編
珠貫玉漱潤茹芳極天下之至
蹟而溯其源鈞義意之至深而
析其派若曰不由聞見而妄自
敢作在大聖已不能予何諱夫

竊比焉書成卜之夢有大小象
之異九十九之數叶河與洛之
文闡五行相生之妙得古今文
字之備合天道人事之大旣而
曰小象立河中吾至老而未免
于泥塗也噫唏乎文王窮而卜

諸易孔子衰而卜諸夢君當壯
年柰何爲夢卜耶九者陽之數
也九九者陽之極也虛其一者
又數之始也大衍五十而其用
四十有九者變化之所由生也
物窮則變變則通小象之在河

中少而未舒之像也大者獨超
于所產不淪汨于河者其究握
魁柄執大象起蟠泥而蹕青雲
之兆也夢寐卜學之淺深咸一
卜之夢吾卜之所學而知其必
遇也說夢云乎哉

天啓丙寅季夏之吉黎陽王在
晉書于德瞻堂



文通引

今之能文者非若之能
文者也若之文有體有
格有聲有繩今之文百

不得一焉蓋體勢未諳
則經營易度研摩未
審則杜撰滋多予以鼓
行詞場分鑿執茲難之

難已白石朱君用心綦苦
勒為是編搜括既富辯
析復精譬之大將二十萬
衆部別壘置旌旗易色

又摩之五都巨肆珠璣
 服轄名安其所以使後之
 因方以究變即勢以持裁
 駸乎追蹤作者而不帝
 駸乎追蹤作者而不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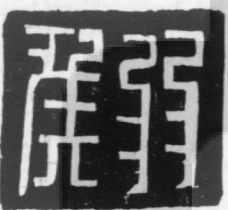
与之埒必是編為嘯矢已
 君長才雅度博學多通
 自其失大夫而下世好
 書偶與余瀟不覺臭味之

合維楚有材得君而益

張矣

萬曆己未重九澹園老人

焦竑撰



麻城王坦書





書子... 賦... 書...



序

朱子咸一之發憤著書也文有
通詩有通樂有通詞曲有通文
通刻先成成在舊都以示羅子
俾作序羅子曰夫文至於通而
止矣朱子之為文通其義况諸

彥和之論文而名取諸子玄之
讀史吾不具論吾獨慨夫通之
爲義深而文不文因之吾見爲
車焉坎坎而伐之閉戶而造出
與轍左弗通矣車旁無人獨行
安之弗通矣卒然駕黃帝而出
蚩霧大作南嚮窅然行乎孤竹
之山車前無老馬又弗通矣文
亦有之文通者指夫文章家所
以通之之道也弗通不可以言
文若文通則靡弗通也蓋朱子
嘗有憂於此以爲文有體體有

羅序二
要有流有別體與要流與別之
弗知而舉吻若有柱發趾若有
棘燕越岐於前迷霧作於上而
能殫吾思境所欲極積吾學力
所欲前悖矣故方舞象時卽發
上世藏書讀之於人推誠下問

久而書自六經百氏兩藏人自
館閣耆碩下至負薪採樵之流
靡弗讀靡弗問則靡弗通也夫
通於我者人莫之通也朱子又
忍乎哉繇前言朱子自求通之
不暇一言聞而志之一事採而

錄之朱子殆若置身墻壁間奮然透入爲快繇後言之使世之人能如朱子之所以通之文章一道思過半矣是朱子南轅燕轍之導師其書坎坎伐之閉戶而造依焉腓焉使天下皆有馬

跡焉之藉也雖然其他文不具論

本朝經義取士士雖才雖談經軼毛鄭作史比遷固詔誥纂禹臯之微言章奏敷誼贊之剴論舍是無以自見宜朱子終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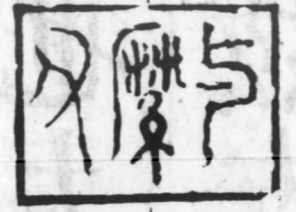
羅序四
致意於此朱子今方盛年未艾也勉乎哉吾聞

隆萬間有趙大洲先生者輯經世出世兩通今安在願因文通而求之誰能以經義起家以經史代言封事爲

上用爲世用以他文自爲用領不朽之盛事備經國之大業放而休焉挾詩歌詞曲諸通與俱乎通儒也夫讀文通者勉乎哉

鳩茲友人羅萬爵題於

白門閒眺閣



自敘

文時之爲也而變因焉自羲倉以迄大明時也自圖
 書以及經義變也文思之聖理苞系于懷不能相告
 以精時一吐之無言之意亦無無言之意故易曰含
 章可貞以時發也無所謂體也時因圖而畫畫已耳
 不必益也時因畫而象彖繫之言天下之至賾而不
 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不必損也典謨
 誥誓雅頌六官三禮六樂獲麟之書皆擬議以成變
 化不過因其性反禪繼放伐王迹國史哀殷益商之

寔而以時乎言也是以文章之變有知其然而然者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有知其然而然而無如之何者
故春秋不必襲乎詩也詩不必沿乎禮也禮不必沿
乎書與易也五十六卦不必襲乎八也猶之乎三王
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也是故德尊則義深義深則意
微意微則理辯理辯則言文言文則行遠無心之文
猶無聲之樂無體之禮也故莊周曰聖人不巧時變
是守後之人亦知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知作
者之所擬議非言也後人之所擬議者言也作者擬

議之則變化也後人擬議之則體格也言愈擬愈下
而六籍始爲方圓矣流而濫觴也不知六籍爲何物
而諸體始爲金科玉律矣浸假而爲優孟之衣冠矣
浸假而爲沐猴之衣冠矣有識者愚浸假爲輪爲馬
也于是典論文賦雕龍流別緣起之屬灌灌於前漁
仲志之端臨攷之部別滕分則有海虞吳江博文反
說則有新都弇山澹園雲杜或徵七略而爲書或操
寸管而說法亦綦密矣言史者自子玄昉矣柳燦爲
之晰微文裕爲之會要端簡則不言史而史法具在

也正樂者自三代而降若滅若沒周永定中蘇祗婆
勘較七聲鄭譯蘇夔和衷佐之而沮于何妥之自耻
迨後淳風之志其選矣死洛椒山空谷之音也談詩
則廸功記室崔豹吳兢左郭滄浪其人空同信陽瑯
琊宣城婺州華亭皆成一家之言揚摧千秋之業而
詩餘南北曲譜均旣舛九宮十三調安所從而正之
頃者一二名家秉心房之精所衍傳奇膾炙人口第
倚以九寸之管比以八十一絲之弦吾不知視案上
之書何如也小學不修樂律失其傳言之者絕響矣
惟經義盛於我

明破承腹結可以橐籥六經四股八比用能舞驟鳥
道他文可以馳騁借資而經義獨難纖毫出入何也
與庸人言易而與聖人言難也盡者遺毫而失貌鬼
魅之所以工也予椎魯文質無所底恒于諸體憤憤
若夢足跡所至推誠下問承風者或未必服習服習
者或不屑取瑟爰攷諸家之書彙成文詩樂曲詞五
編皆以通名之求以自通其不通也匪敢通于人也
滙而言之陳思品第止及建安士衡九變通而無貶

吁嗟彥升不成權輿雕龍來疥駝之譏流別竭摺撫
之力伯魯廣文恪之書號稱明辨自述費年而皆不
本之經史吳詳于文而略于詩徐又遺曲或飲水而
忘其源或拱木而棄其鞞嗟乎六經其冠冕乎曲調
烏履乎何裒然稱具體邪子玄洵晰于史矣其文則
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則王克也而輕訐太過其
所指摘多中昔人然偏信竹書汲冢當惑而不惑不
疑而反疑雖謂其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無史識可
也晰微會要實劉氏之蓋臣必并觀互省庶無害於
名教不則未免益微而損巨也子玄唐人自晉以下
無譏焉愚於

昭代遡唐新舊書上自玉冊王綸下迨市券關引采
評攷要略亦具矣詩言之精者也奈何鄙夷之自適
齊入海以來歷代樂志徒載其詞罕傳其聲善哉夾
深之言曰夫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
之羽翼耳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
其文而說其義可乎卽尼父亦何以云其得所也故
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獨當以聲論卽杜夔之屬所得

者已不過鹿鳴四篇况其他乎鍾嶸云既不備管絃亦何取于聲律也崔豹旣以義說名吳兢又以事解目盖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無以異也樂府之道幾乎息矣克明茂倩禹金崔吳之徒也記室滄浪弇州元瑞汝言晉叔齊魯韓毛之徒也臨淄長江之密旨右軍之草訣也安得起達於樂者如后夔仲尼一從而學詩耶今之詞曲古樂之流也故子夏對魏文侯曰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弦誦詩誦謂之德音優雜子女謂之溺

音樂終不可以道古是以祭祀弗用也至於誘民孔易其道一也猶書之有圖禮之有野也樂失而求之音良亦苦矣夫舞蹈詠誦之節人之所不能免也如槩以爲溺音而擯絕不講恐蕢桴土鼓之意不如是也今之優人能歌之舞之而不能說其義也今之樂能誦其詩說其義而不能誦之舞之也其弊一也載胥及溺矣經義

國家用以雋士以試窮理之學次之論表觀其博古次之策問觀其通今是以聖賢望士也亦何厚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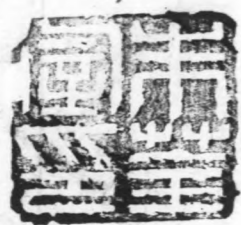
士誠窮理也博古也識時務也尚何孫於三代哉然
士竟以帖括報之何太薄也高者勦一二語錄縱談
名理其名甚尊而不敢以爲非其罪甚鉅而莫不以
爲功先聖之道益晦後生之腹益空宋鑿坡所謂臭
腐塌茸厭厭不振如下俚衣裝不中程度者也知其
然而然而無如之何也間有一二篤生之士仰慕成
弘必遭偃蹇卽擢科名父以此戒其子師以此戒其
弟曰此馬肝也甚毋食之夫安得正始之音復見於
今而無媿於窮理博古通今也哉今以其時攷之三

代不能不秦漢也漢魏不能不六朝也六朝不能不
三唐也唐不能不宋元也變止矣六經不能不子史
也三百篇不能不漢魏也漢魏不能不近體也宋之
不能不詞元之不能不曲也國家之不能不經義也
文質之會竄隆升降之原有知其然而然者吾將旦
暮遇之矣夫文以經緯天地安定社稷爲憲萬邦兼
資一世故曰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豈第爲先資
之芻狗酬應之苞苴耶卽上馬橫槊下馬賦詩亦未
免負慙於飲食而况其凡焉者乎世無經學故無文

學未有通於經而塞於文者也今不揣固陋會通古今談經訂史說詩言樂審音之書棄短取長明法究變尊是黜非每編彙爲一通每體彙爲一篇文則經史子集篇章句字假取援喻條晰縷分而殿以統說詩自三百樂府古近題例豔趨聲音叶響而弁以總論樂左書右圖詞曲右調左譜經義憲章

祖訓起弊維新衡以先民之言而黜其餽釘之醜憤然求通而未能何異語冰而不曉向若而不歎也昔杜岐公粵稽書契至天寶而通典成漁仲自隆古至

建炎而通志略成端臨始嘉定泝天寶而通考成此皆著述家權衡也愚近始隆萬遠接端臨如鄭康成箋諸經彼此互証包併參伍自少迨老無日不剗心焉則有之矣然續貂畫虎昔人所譏尙不敢擬風俗注丹諸書敢望諸君子哉亦聊以志憤悱于通儒耳天啟丙寅稷日黃岡後學朱荃宰雨中書於桃葉渡



文通目錄

文通目錄

卷之第一

明道

本經

經學興廢

明黃岡朱荃宰成一父著

易

春秋

穀梁

禮記

爾雅

孟子

書

左傳

周禮

論語

大學

詩

公羊

儀禮

孝經

中庸

文通目錄

經解

正緯

文極

敘學

卷之第二

史法

尚書家
國語家

春秋家
史記家

左傳家
漢書家

史系

尚書
史記

春秋
前漢書

左傳
漢紀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後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史家流別

偏記

瑣言

別傳

都邑

小錄

群書

雜記

逸事

家史

地里

評史舉五

史官建置

正史
女史

列國偏方史
野史

評史舉正

長編

通鑑

綱目

正統

國史問

卷之第三

經史淵源

諸子百家

儒家

名家

雜家

天文家

五行家

醫家

釋家

道家

墨家

小說家

歷數家

形法家

房中家

彙家

法家

縱橫家

農家

陰陽家

兵家

神仙家

藝術家

卷之第四

刺謬

典

謨

冊

璽書

詔

制

誥

訓

誓

命

麻

勅

令

卷之第五

封禪

檄

露布

赦文

告

諭

御札

批答

符

律

策問

卷之第六

鐵券文

國書

玉牒

告身

諭祭文

哀冊

明文

教

卷之第七

貢

範

象

象

曆

本紀

世家

列傳

補註

表曆

年表

人表

書志

天文
人形

五行
方言

藝文
都邑

書事

氏族
釋老

方物

符瑞

注

起居注

儀注

卷之第八

表

箋

頌

章

上章

啓

奏

題

奏記

封事

上疏

薦

揭帖

彈事

卷之第九

策

論

經義

議

駁

牒

公移

判

笏記

勸進

卷之第十

序

小序

自序

題跋

書記

書

上書

對問

喻難

釋誨

卷之第十一

符命

七

連珠

典引

說難

評

解

原

辯

說

字說

書說

譯

卷之第十二

史贊

傳

記

銘

箴

規

誠

謚議

卷之第十三

評

解

原

辯

說

字說

書說

譯

史贊

讚

傳

記

銘

箴

規

誠

謚議

尺牘

移書

白事

述

略

刺

謁

卷之第十四

圖

識

詛

盟

祝文

祈文

嘏

卷之第十五

譜

旨

錄

勢

法

諧隱

篇

紀事

卷之第十六

斷

約

過所

荊

契券

零丁

雜著

卷之

籍

術

卷之第十七

碑

碣

簿

占

方

式

哀頌

上謚議

悲文

遺文

行狀

卷之第十八

誄

祭文

弔文

哀詞

墓表

墓碑文

墓誌銘

神道碑

卷之第十九

口宣

宣答

貼子詞

表本

致辭

右語

致語

青詞

上梁文

道場榜

法場疏

募緣疏

卷之第二十

序例

正名

題命

編次

斷限

煩省

做做

採撰

言語

卷之第二十一

體性

神思

養氣

風骨

情采

隱秀

探頤

定勢

鎔裁

通變

物色

彌綸

卷之第二十二

敘事

簡要

隱晦

直言

曲筆

事類

因習

妄飾

夸飾

卷之第二十三

載事

載文

載言

章句

練字

字法

或之

必其

曾是乎

而

得之以

者不可

不以

焉

有也

所以

之謂

可以

無

于時

有若

謂之

為不

實

未嘗

然

乎

也

得之

莫大乎

存乎

知所以
焉謂之
矣
則
連用五字
何

對待

交錯

複

孤行

贗

援引

譬况

假喻
詰喻
直喻
對喻
隱喻
博喻
類喻
簡喻

詳喻
喻外之喻
引喻
虛喻
喻中之喻

助辭

奪胎

倒法

接屬

告戒答問

數事

目人列氏

卷之十四

文通目錄

七六

卷之第二十四

人物

俗士不可為史

鑒識

辨識

不語

品藻

忤時

卷之第二十五

才略

程器

浮詞

指瑕

客作

知音

卷之第二十六

解經不可牽強

辯河圖洛書

先后天合一圖說

四家詩

辨詩敘不可廢

古文今文尚書

春秋左傳別行

春秋正旨

三傳短長

論語

孝經

二禮總辨

周禮傳授

聲樂不傳

孟子

爾雅

小學

六經字音

卷之第二十七

叢史

史禍

史臣

明史儲材

卷之第二十八

質文

六過四弊

文論

染說

文筌

四不可無

卷之第二十九

六書原

墳典之盛

書籍之厄

舉業流弊

卷之第三十

異人異書

道

釋

釋道

名士

文士

卷之閏

詮夢

文通卷之一

明道

明黃岡朱荃宰咸一父著



至道

宋景濂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犧之世、庖犧仰觀俯察、畫竒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

門擊柝以取諸豫。弧矢之用以取諸睽。何莫非粲然
之文。自是推而行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
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
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
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旣著。無以
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諸辭翰。以昭其文。略舉
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旣成功矣。
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
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旣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

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
旣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
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
也。譬猶聆衆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音聲之抑揚。綴
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堵。
牆。敘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
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
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則其用彰。斯

文通 卷之一
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克之。則可配敘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爾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嬪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及也。

攬而爲之文。無所不叅。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躔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玄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雲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

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道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其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搆者將以蝕夫園。庸者將以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物者將以亂夫精。碎

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葦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糝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鴟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視聽也。蠖蠓死生於甕。盜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

載道
紀事

小夫不亦可悲哉。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
非誇唯智者然後能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
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
載道之文舍六籍吾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
遷固者枝與葉也。此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
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
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
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
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

明道

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
曰不詰曲聱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
之文。紛揉龐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
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
耳。吾道既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
言養氣始為得之。予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
能操觚遣辭。毅然以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
自振。今以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大體
要理
氣才

人峻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脩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鞫明究曠。疲弊歲月。剗精竭思。耗費簡札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牙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骯髒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往而是。而登名文章之錄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其體則可以剗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

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摛穠纖。吟哢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葵

儀縉典往來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岷。其流也。漸支爲詞曲。爭嫩競艷。字分輕重。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盼。風月流連。鶯花凌亂。振玅韵於沉冥。托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爲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爲言其他。生曰。命鄉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

文取士。設爲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衍爲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指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辯。斡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韵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較妍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髮。它若宏辭制舉六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又必學稱博。極才號宏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闥。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弧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

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殼。則遂
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
乃躋膺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
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
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
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耻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
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鍾鼎是勤。或琬琰是刻。
或鐫於麗牲懸綽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厓之壁。莫不
炫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休績。

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
宏輿之思。雅健之姿。瑰璋之辭。擗撫馬班。凌厲蔡陳。
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焜煌煌。錚錚鏘鏘。袞章綉紋。
炳炳烺烺。續續紘紘。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
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謔。變態類雲霓。勁氣排甲
兵。沈寘以之而開塞。幽閔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
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爲世之模楷。名
位爲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
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今

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爲文也不亦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爲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藹爲王言。渙爲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字。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軫輻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纒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王。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禮曰。王言如綵。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爲用。誠莫盛于此也。姑舍是。豈非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略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汙。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

文通 卷之一
孝。克。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冤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足。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爲。

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桀。獲。論。者。以。爲。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纖。况。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爲。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爲。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爲。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

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設戶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略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辯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敘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

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代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荀卿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人殊。而於其道則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承。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

未嘗揆夫道之大全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
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
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
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
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
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
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
是乎有徵斯蓋群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
度萬世之準繩猶之天焉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炆
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岳峙而江河行鳥獸蕃
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爲文而六經配天地
以爲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爲
文不亦可以爲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韞然而驚喟
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
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
乎文舍此無以議爲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
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
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

文通 卷之一
之文爲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茂以加矣。

經學興廢

六經猶七政五行之在宇宙。宜無顛隕之期。然亦有無可奈何者。五聲本于五行。而徵音廢。四瀆源於四方。而濟水絕。周官六典。所以布治而司空之書。亾是非人力所能爲也。粵稽漢儒所傳授諸經。各名其家。而今或存或不存。又有欲廢春秋者。此與汨陳五行何異。今采摭班史及諸典籍。敘其興廢之由。俾後之攬者得其凡焉。

易有三名。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杜子春又

謂連山伏羲歸藏黃帝連山首艮以雲氣出內於山歸藏首坤以萬物莫不歸而藏之於中周易首乾以天能周匝于四時也太簇為人統寅為人正夏以十月三月為正人統人無為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為首林鍾為地統未之衝丑故為地正商以十二月為正地統故以坤為首黃鍾為天統子為天正周以十一月為正天統故以乾首卦易一名而三代異用此亦一大興廢也周易傳自商瞿漢初田何以之顯門公為施讐孟喜梁丘賀京房費直高相之學後漢高氏已微永嘉之亂梁丘之易亡孟京費氏人無傳者唯鄭康成王弼所注行世江左欲置鄭易博士不果而弼猶為世所重韓康伯等十人并注繫辭今唯韓傳故世稱西都丁孟京田東都荀劉馬鄭而輔嗣之注獨冠古今焉

尚書

尚書凡百篇三千之徒并受其義及始皇滅典籍焚書坑儒藏于孔壁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百篇之義世莫傳聞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所藏古文皆

禮漢高唐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古禮今五十六篇。後蒼傳十七篇。曰曲臺記。所餘二十九篇。名為逸禮。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禮。馬融盧植攷諸家異同。附戴聖篇章。去其煩重。及所缺略。而行於世師。即今之禮記也。王莽時劉歆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在三禮中。最為晚出。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周衰。諸侯去其籍。秦大壞周禮。自孝公以下。用商君法。與周官相反。始皇禁挾書。搜求焚燒之。漢劉

禮記

周禮

向子歆著於六略。然亡冬官一篇。以攷工記足之時。眾儒共排為非。歆又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于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疾疫。徒有緱氏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鄭眾賈逵往受業焉。賈逵又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念周官未卒業。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然歆之錄在哀帝時。不審馬融何云。至孝成令劉向子歆攷理秘書。始得列敘著於錄略者。成帝之時。蓋歆向父子並被帝令。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

修者。故今文垂理則是也。後馬季長又作解詁。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大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答林碩之論難。使用周禮義得條通焉。

春秋
左傳

春秋左傳原與經別行。有有經無傳者。有有傳有經者。至杜預始合之。故有謂左氏非丘明者。唐啖助謂於語所引。乃史秩遲任之類。趙匡以爲孔子前人不

公羊

穀梁

知出何代。漢劉歆始傳其書。欲立左氏博士而不果。又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鄒氏無師。夾氏無書。公羊興于漢景帝時。穀梁盛于宣帝時。而左氏終。西漢不顯。迨章帝廼令賈逵作訓詁。自是左氏大興。二傳漸微矣。宋胡安國傳爲世所尊。稱四傳。然未免以義理穿鑿。昔人謂傳愈多而經愈晦。豈欺我哉。

魯論

齊論

論語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有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魯

文通 卷之一
夏共王時嘗壞孔子宅爲宮得古文論語于壁中亦無二篇第分堯曰下章子張問爲一篇凡二十一章安昌侯張禹論說號張侯論爲世所貴又有包氏周氏章句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馬融亦爲之訓說漢末鄭玄就魯論篇章攷之齊古爲之註陳群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孫邕集諸家之善名曰論語集解宋朱熹又集諸說爲集註

孝經

孝經孔曾爲請益問答之語廣明孝道出河間顏芝所藏自西漢及齊梁註者百家唐初雖存秘府而多殘缺傳者唯孔鄭兩家併皇侃儀疏劉子玄辨鄭註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諸家皆榮華其言妄生穿鑿唐明皇芟註爲石臺孝經自爲八分書勒石爲敘韋昭王肅領袖于前虞翻劉劭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說唐成之註邢昺爲之正義朱熹爲之刊誤而至有用以滅賊者又何說耶

爾雅

爾雅周公倡之子夏和之時經戰國傳授之徒寤微唯漢終軍獨深其道注之者則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東晉郭景純用心二十年

甚得六經之旨。詳百物之形。邢昺杜鎬共相討論。爲之疏釋。以經籍爲宗。以景純爲主。博雅兼之矣。大學有古本。有今本。古本與朱晦菴所定不同。王陽明復定之。總爲一章。

中庸古本一章。朱熹定爲三十三章。王陽明復總爲一章。二篇皆出禮經。故中庸只一禮字。足以盡之道。不可見一殺于禮。則道皆燦然有可持循。周禮一書。不過理財用人。而大學爲心法焉。

孟子由炎漢之後。盛傳于世。趙岐陸善經音注。又有張鎰丁公著之義。自善經已降。小有異同。而其宗趙氏。張則徒分章句。丁則稍識指歸。而皆未免紕漏。王旭作音義。孫奭作正義。多所發明焉。

嗟夫。四子之書。爲六經之終學。者率先四子。而後六經。故罕得其淵源。近之君子。其爲經義。羔雉而已。剽攘而已。闕市集潦。積薄流淺。佻佻而鄙儉。經學雖名大興。實爲大廢。可慨也夫。異哉。劉歆用周禮以濟莽之惡。已爲六經之罪人。而安石欲變法。乃作三經新義。嗚呼。二王皆託經以禍世。所謂汨陳五行者。非與。

與其託也。寧廢。又何怪乎。折人之角。解人之頤也。

經解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

則深於春秋者也。

圖書編曰周禮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及觀列國之所陳魯史之所具左史倚相之所讀煩矣備矣孔子觀載籍之紛紜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訖於周故知由孔子而前學術非宜自有六經以後趨於約也身通六藝之士雖有三千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於易有傳於詩有敘

易

於禮有儀喪服一篇於春秋以授公羊高穀梁赤定撰論語此子夏所以居文學之科也或易以商瞿云然猶春秋分為五

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

詩分為四

毛氏齊魯韓

易

有數家之傳諸子紛紜以召焚坑至漢而始出易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而為漢興言易之祖何授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所授為三門曰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瑯琊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有東郡

京房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古文易爲費氏學。沛人高相爲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而費高二氏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得費氏之學。馬融鄭玄荀爽並爲之傳註。自是費氏大興。京氏遂衰。施孟梁丘高氏俱亡。今所得者皆費氏也。至晉王肅又爲費氏註。梁陳鄭玄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推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寢微矣。尚書漢濟南伏生遭秦亡其書。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

尚書

張生千乘歐陽生世傳。至歐陽高爲歐陽氏之學。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世傳至夏侯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於建爲小夏侯之學。故三家並立。至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爲盛。孔安國得壁中書。考定爲五十九篇。作傳而私傳於都尉朝。爲尚書古文之學。未得立。傳者中絕。遂有張霸僞書二十四篇。後漢杜林傳之。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非孔氏舊本也。至晉永嘉而歐陽大小夏侯之學並亡。東晉及齊始行安國舊本。列之國學。隋以後孔氏行而鄭氏微矣。

詩漢初魯申公受于浮丘伯作訓詁是為魯詩齊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三家皆立於學官又有趙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東京謝曼卿為之訓衛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傳鄭玄作箋而至今獨立齊詩亡于衛魯詩亡于晉韓詩微禮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港中河間獻王上之合五十六篇至宣帝時後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以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

慶普古禮合二百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為大戴禮戴聖又刪定為四十六篇為小戴記大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惟曹氏傳慶學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較之取其義長者作註為鄭氏學立于國學餘多散亡又無師說矣春秋夫子作春秋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也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漢初四家並行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

春秋授東海嬴公以至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
後漢公羊有嚴氏顏子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左氏
漢初出于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賈誼爲訓詁以授貫
公後劉歆欲立於學而不得至建武中韓歆陳元欲
立之於是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而諸儒攻之及
封辛而罷然私相傳者甚衆賈逵服虔並爲之訓晉
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
服虔杜預註後皆立國學至今而公穀無私說
議曰漢之言易者六家而費氏最後出言書者四家

而孔氏後出言詩者四家而毛氏後出言春秋者五
家而左氏後出禮雖同出後蒼而小戴最後出然至
於今而惟後出者爲衆所宗將掇拾遺灰考覈未精
朱紫適炫而正始未先表見邪歷正而後名山石室
之藏往往精出而諸儒又得以所誦習參互考定以
証是非而後先王之迹著是未可知也然余不能無
感矣孔氏出壁中之藏有天幸矣而未得立至使愴
夫售其贗又更四百餘載而緝熙于殘缺之後何運
之餘厄也詩四家之傳渙如參辰不相屬焉獨毛詩

適與經傳合。而後儒信之似矣。公穀左氏之違戾。蓋不特亥豕魯魚。偶誤一二也。豈有夫子口授而及門之徒。已自殊畛域邪。世儒擇其差可信者。猶曰左氏而近誣之譏。尚何辭焉。此三經猶可言也。禮樂不可一日缺。而漢之言禮者。後蒼而外。無異同。柰之何。踳駁至今。不可較閱。說者謂衰周諸侯已去其籍。然使漢興君臣加意於斯。未必不可收拾百一。而卒以漸滅。是可慨也。迨夫大易之義。彌難言之矣。聖人設象以明教。而理自存。非獨以明理也。借令聖人將以理

教天下。微易誰不可明者。而何必以枯默無朕之畫。精妙簡寂之辭爲哉。而世儒罕知其故。遂畧象數專治文義。以飾鄙陋。以此治易。不若已之爲愈。而猶互詆京焦黨啻孟喜。彼京焦孟喜。雖未必入義周之室。而不猶愈以隔藩籬者乎。愈趨而下。以至王鄭。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至宋極矣。雖然。非質有其道。通神明之德者。不足以與於斯。千載而後。知其解者。日暮遇之。不知其解者。雖耳

邵子
固是
滴派

提焉猶是也。易故未易言也。由是言之。吾疑聖人之學已絕。而其所傳者。不啻影響也。吾安知後出者之是。而前廢者之非邪。區區欲以數千年之後。論數千年不可知之前。聖人不能。而况其凡乎。然則將遂已而已乎。是烏可已也。嘗一臠之肉。知一鼎之烹矣。見瓶水之冰。知天下之寒矣。凡有微言。無論訛正。宜並存。習以俟。融者。天不隕絕斯文。或生聖人起而折衷之。不爾則問禮問官之安從。刪正贊修之異取。而聖人亦未如之何矣。昔漢之君臣。詳延廣厲。功至偉矣。

而吾於是有深尤者。石渠白虎之議也。據天子之勢。而侵聖人之官。舉一廢百。破壞圖書。不知妄作。莫斯為甚。曾不若衆建郡學。博徵明儒之為益。而顧不出此悲夫。馬鄭二子。多所考定。時稱大儒。溺其教矣。今言出而舊文廢。一家行而衆言息。遂使將來學者。日趨簡易。不焚而滅。取是之由。是儒祖之更相著述。至使其智彌寡者。其取彌多。馳騫汎濫。以示其博。而類瑕屢見。是何為者也。彼囂囂者之載筆也。猶將簧鼓耳目。而况以儒命世者。冒為之。學徒專師。轉相讚揚。

若是而後出者。不驩然卒而瞽之如馳乎。夫以儒命世者。言惟作訓。不可不慎也。一言而掃百世顯門。自昔師儒之學。可滅跡絕也。而苟所定者。不皆是所去者。不皆非。焚者其誰也。昔孔子以至聖之德。去群聖不遠也。載籍尚完。學術未龐。識大識小者。其人不寡也。兼斯五者。猶謙讓於六籍之事。曰吾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蓋載之末年。從心不踰。而後乃敢撰定。然猶三絕韋編。而曰庶幾假我數年。以卒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後代儒者。微孔子至聖之德。而有千載曠不相屬之勢。載籍爛滅。異端烽燧。獨聞獨見。無所傳業。借有一二師友。並持不下。甲是乙非。師心自是。憊然授墨。謂吾既以知言矣。是也非與。

陳同父曰。昔孔子適周。觀禮上世帝王之書。亦無所不睹矣。包犧氏。神農氏。黃帝氏。始開天地而建人極。其大者固已爲百王之所不可廢。而風俗之尚朴。法度之尚簡也。故其書不可存而存其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而易之書。則天地古今之變備矣。帝王始因時立制。可以爲萬世法程。而百王之綱理世

變者自是而愈詳。故裁而爲書。三代損益之變。後世聖人將有考焉。而夏商之書。杞宋特不足証。於是始定周禮。又參考周家風俗之盛衰。與其列國離合之變。刪而爲詩。其於周可謂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爲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爲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二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爲明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攷訂是非。不任胸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胸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爲浮躁儂淺之行。彼其源流有

自來矣。宋初不以文字卑陋爲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爲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爲據。依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曆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說。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固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已。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怪乎人心之日偷。而風俗之日薄也。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啟其紛紛。則又所當慮者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正緯

緯織橫絲也。緯在杼，經在柚，後漢緯候之學。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授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

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寢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及孔氏正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况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始存之以備凡目。云爾。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七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通考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竒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寢廣。要之各有

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光武早歲從師，長安受尚書大義，夷考其行事，蓋儒流之英傑也。何乃蔽於讖文，牢不可破邪？又曰：緯書原本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者不能識。自孟子而後，知道者鮮矣。所以易惑而難解也。斷國論者，誠能一決於聖人之經，經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於理也。

劉彥和曰：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覆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楮，而鉤讖葳蕤，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奇，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乃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

僞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頻見。春秋之末群經方備。先
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僞四矣。僞既倍摘。則義異自明。
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錄之見。乃昊天休命。事
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
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
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
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
滋蔓。必假孔氏。通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
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
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議。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
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僞。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
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
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
之瑞。事豐奇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
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
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嗚乎。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曆之終。是尚書
者。讖緯之靡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爲素王之

文通 卷之一
瑞是春秋者符錄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文極

罪知錄曰。夫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偕形。如鳳鳴中乎宮商。梟聲噪於鬼蜮。絲清而響。振革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藹都俞之和。獷夫厲喑鳴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修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爲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爲言。就行墨而成。

文。文卽言也。言卽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穎之宣。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葉敷而花豔。豈徒枸株檠葉。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卽名之曰健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爲頭脚。或使歌曰頭顱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旣立。其狀自殊。則有齊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

克讓。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鬼巉險。阻廉稜峭。刻者如不惕予一人。困於葛藟。於臠飢則病者乎。噫。是也。有深沉。緻密。韞匿。寡重者。如弔由靈朋。盍簪叙。欽是也。有紆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凜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狄滅衛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土。夢作。又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洞達。皦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

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縈
紆。纏。紕。反。復。鉤。連。者。如。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是
也。有鮮采華絢豔麗妍媚者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螭首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冷
語慢詞口此心彼者如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
死也吾亡也是也。有至簡者如螽蟊柴嘗立孫今蠶
美而豔是也。有至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
瘠者乎哉苟無禮義誠懇忠信之心以蒞之是也。有

之十三
者字
之玄渺
幾于盡
矣

衍簡而繁者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者在昔昔曰
先民疾大漸爲幾病日臻旣彌留是也。有束博而約
者如安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盾夏日之日衰冬日
之日是也。此其大都也。曷嘗偏用枯瘠盡削鈔黃而
以爲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
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者
畢集于茲而爲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夫子
之各剗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所爲其
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本史文也。

時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厯。而辭無別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乎藩墻。兩漢班馬亦自築蹊。隨從茲以降。百才踵生。千英全起。雲蒸霧滃。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墨。遂至堆塚簡編。充咽棟枕。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譽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奧澀鳴。或以纖豔著。其間蕪聲類句。恒居過半。即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浸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

以構室。思逐景于羲娥。願迹塵于齋簡。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為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局氣猥。乃至音漸步躓。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章甫。鞞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妍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瑩手悅。纓囊蒞蘭。斯以成女。惡有裸裎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為良臣。袒跣蓬垢。侍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云文肇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經。誠自以為不疑。而寧賈誦于眾夫也。奈何近士從

唐而降。乃有異談。實錮衆懷。獨傷余臆。其議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引前說而申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克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袞禕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密積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莊慤。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粲英鮮。不墮於蠢蠢。凡後世之所慕。若莊雅者。莫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如之。峻莫如之。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莫如之。威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諛莫如之。一唱三歎。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者。又非句句字

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于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雒都甚於兩京，當塗浮於後漢，六代加於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稱籍湜、翱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至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

伯載中，弗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於上之數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卽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芻，或同歛糝，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騃之倫，稍得豹斑，他則塗目仗耳，黨汗狗淺猥腐，可嗤。夫文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

何必攀援河洛。干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遠。及至究其歸止。竟逐日暎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腐頰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實勲。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徇之以僨志。曷為實勲。理務窮之。氣務完之。皆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清而不污。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厚而不漓。潔而不類。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壯

而不寒。鏘鳴而不咽。於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根本

乎五經。平攬乎十代。

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

俾聖膏哲髓。蟠蔚

吾襟。于是擷華搴英。澄泥汰濁。心師手匠。中萌表觸。

不得自墨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奇而奇。時繁而繁。

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賦形。志釐暇。則自出

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乎魯史之墻。迨及他製。

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

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

而不儼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宮商自協。玄黃烜

篋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爲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弼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臭味。作爲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爲君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已。推之餘道。實爲兼總。故黼黻王略。絺繡之倫。昭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黃鉛黛。錯其綵絢。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襲其芬也。谿菁泚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真丁麝。迅其烈也。挹玩而不能舍。珮昵而永有聞。斯則香之有也。適口甘唇。劇熊魴之腴鮮。沃心飫腸。屬膏梁之厭雋。和神助氣。廣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夫拱揖執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作爲。威儀惟肖。文之攝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聲之本事。則口之而爲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晁萬靈。參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志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

亦可以爲成人矣。

敘學

劉因曰、性無不統、心無不宰、氣無不克、人以是而生、故材無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學術之差、品節之紊、異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遠矣、衆人之去聖人也下也、幸而不亡者、大聖大賢惠世之書也、學之者以是性、是心、是氣、卽書以求之、俾邪正之術、明誠僞之辨、分先後之品、節不差、篤行而固守、謂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先秦三代之書、六經語孟爲大、世變旣下、風俗日壞、學者與世俯仰、莫之致力、欲其

材之全得乎三代之學大小之次第先後之品節雖有餘緒竟亦莫知適從惟當致力六經語孟耳世人往往以語孟為問學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者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說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矣乎所謂顏狀未離于嬰孩高談已及於性命者也雖然句讀訓詁不可不通惟當熟讀不可強解優游諷誦涵詠胸中雖不明了以為先入之主可也必欲明之不鑿則惑耳六經既畢反而求之自得之矣治六經必自詩始古之人十三誦詩蓋吟咏情性感發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氣蔽之耳詩能導情性而開血氣使幼而當聞歌誦之聲長而不失刺美之意雖有血氣焉得而蔽也詩而後書書所謂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即辭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氣既開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則可以徵夫用用莫大於禮三代之禮廢矣見於今者漢儒所集之禮記周公所著之周禮也二書既治非春秋無以斷也春秋以天道王法斷天下之事業也春秋既

敘學

治則聖人之用見矣。本諸詩以求其情。本諸書以求其辭。本諸禮以求其節。本諸春秋以求其斷。然後以詩書禮爲學之體。春秋爲學之用。體用一貫。本末具舉。天下之理窮。理窮而性盡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後學夫易。易也者。聖人所以成終而成始也。學者於是用心焉。是故詩書禮樂不明。則不可以學。春秋五經不明。則不可以學。易夫不知其粗者。則其精者豈能知也。邇者未盡。則其遠者豈能盡也。學者多好高務遠。求名而遺實。踰分而遠探。躡等而力窮。故人

注疏

議論

異學。家異傳。聖人之意晦而不明也。六經自火於秦。傳注於漢。疏釋於唐。議論於宋。日起而日變。學者亦當知其先後。不以彼之言而變吾之良知也。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發諸儒之議論。蓋不知論議之學。自傳注疏釋出。特更作正大高明之論耳。傳注疏釋之於經。十得其六七。宋儒用力之勤。剗僞似真。補其三四而備之也。故必先傳注而後疏釋。疏釋而後議論。始終原委。推索究竟。以己意體察爲之。權衡折之於天理。人情之至。勿好新奇。勿好僻異。勿好詆

史
訐勿生穿鑿。平吾心。易吾氣。充周隱微。毋使虧欠。若
發強弩。必當穿徹而中的。若論罪囚。棒棒見血。而得
情。毋慘刻。毋細碎。毋誕妄。毋臨深以爲高。淵實昭曠。
開朗懇惻。然後爲得也。六經旣治。語孟旣精。而後學
史。先立乎其大者。小者弗能奪也。胸中有六經語孟。
爲主。彼廢興之迹。不吾欺也。如持平衡。如懸明鏡。輕
重寢颺。在吾目中。學史亦有次第。古無經史之分。詩
書春秋皆史也。因聖人刪定筆削。立大經大典。卽爲
經也。史之興自漢氏始。先秦之書。如左氏傳國語世

本戰國策。皆掇拾記錄。無完書。司馬遷大集群書爲
史記。上下數千載。亦云備矣。然而議論或駁而不純。
取其純而舍其駁。可也。後世史記皆宗遷法。大同而
小異。其創法立制。纂承六經。取三代之餘燼。爲百世
之準繩。若遷者可爲史氏之良者也。班固前漢史與
遷不相上下。其大原則出於遷。而書少加密矣。東漢
史成於范曄。其人詭異好奇。故其書似之。然論贊情
狀。有律亞於遷。固自謂贊是吾文之奇作。諸序論往
往不減過秦。則比擬太過。三國陳壽所作。任私意而

好文。奇功偉蹟。往往削沒。非裴松之小傳。一代英偉之士。遂爲壽所誣。後世果有作者。必當改作。以正壽之罪。奮昭烈之幽光。破曹瞞之鬼賊。千古一快也。晉史成于李唐。房杜諸人。故獨歸美太宗耳。繁蕪滋漫。誣談隱語。鄙褻之事。具載之。甚失史體。三國過於略。而晉書過于繁。南北七代。各有其書。至唐李延壽。總爲南北史。遣辭記事。頗爲得中。而其事蹟污穢。雖欲文之。而莫能文矣。隋史成于唐興亡之際。微訐好惡。有浮于言者。唐史二。舊書劉煦所作。固未完備。文不

稱事。而新書成於宋。歐陽諸公。雖云完備。而文有作爲之意。或過其實。而議論純正。非舊書之比也。然學者當先舊而後新。五代二書。皆成於宋。舊則薛居正。新則歐陽子也。新書一出。前史皆廢。所謂一洗凡馬空者也。宋金史皆未成。金史只有實錄。宋事纂錄甚多。而東都事略。最爲詳備。是則前世之史也。學者必讀歷代全史。考之廢興之由。邪正之迹。國體國勢。制度文物。坦然明白。時以六經旨要。立論其間。以試己意。然後取溫公之通鑑。宋儒之議論。校其長短是非。

如是可謂之學史矣。學者往往全史未見，急於要名，欲以爲談說之資，嘴吻之備，至於通鑑亦不全讀，批撮鉤節，通鑑之大旨，溫公之微意，隨以昧沒，其所以成就亦淺淺乎。史旣治，則讀諸子。老莊列陰符四書，皆出一律。雖云道家者流，其間有至理，存取其理而不取其寓可也。素問一書，雖云醫家者流，三代先秦之要典也。學者亦當致力。孫吳姜黃之書，雖云兵家智術戰陳之事，亦有名言，不可棄也。荀子議論過高，好奇，致有性惡之說，然其王霸之辨，仁義之言，不可

廢也。管子一書，霸者之略，雖非王道，亦當讀也。揚子雲太玄法言，發孔孟遺意，後世或有異論者，以其有性善惡混之說，劇秦美新之論，事莽而篡漢。韓子謂其文頗滯澁，蘇子謂以艱險之辭，文膚淺之理，而溫公甚推重之，以爲在孟荀之上。或抑或揚，莫適所定。雖然，取其辭而不取其節可也。賈誼董仲舒劉向，皆有書，惜其猶有戰國縱橫之餘習。惟董子三策明白純正，孟軻之亞，非劉賈所企也。文中子生於南北偏駁之後，隋政橫流之際，而立教河汾，作成將相，基唐

之治。可謂大儒矣。其書成於門弟子董薛姚竇之流。故比擬時有大過。遣辭發問。甚似論語。而其格言之論。有漢儒所未道者。亦孟軻氏之亞也。韓子之書。渾厚典麗。李唐一代之元氣也。與漢氏比隆矣。其詆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軻氏之亞也。諸子旣治。宋興以來。諸公之書。周程張之性理。邵康節之象數。歐蘇司馬之經濟。往往肩漢唐而踵三代。尤當致力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矣。藝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謂藝。與古之所謂藝者不同。禮樂射御書數。古之

宋儒

游藝

所謂藝也。今人雖致力而亦不能。世變使然耳。今之所謂藝者。隨世變而下矣。雖然。不可不學也。詩文字畫。今所謂藝。亦當致力。所以華國。所以濟物。所以飾身。無不在也。學詩當以六義爲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之流。降而爲辭賦。離騷楚詞。其至者也。詞賦本詩之一義。秦漢而下。賦遂專盛。至於三都兩京。極矣。然對偶屬韻。不出乎詩之律。所謂源遠而末益分者也。魏晉而降。詩學日盛。曹劉陶謝。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詩學日變。變而得正。李杜韓。其至者也。周宋而降。

詩

文

詩學日弱。弱而後強。歐蘇黃其至者也。故作詩者不能三百篇。則曹劉陶謝不能。曹劉陶謝不能。李杜韓不能。李杜韓不能。歐蘇黃而乃効。晚唐之萎蕪。學溫李之尖新。擬盧仝之怪誕。非所以為詩也。至於作文。六經之文尚矣。不可企及也。先秦古文可學矣。左氏國語之頓挫典麗。戰國策之清刻華峭。莊周之雄辨。穀梁之簡婉。楚詞之幽博。太史公之疏峻。漢而下其文可學矣。賈誼之壯麗。董仲舒之冲暢。劉向之規格。司馬相如之富麗。揚子雲之邃險。班孟堅之宏雅。魏而下

此中 議論 大有 斟酌

陵夷。至于李唐。其文可學矣。韓文公之渾厚。柳宗元之光潔。張燕公之高壯。杜牧之之豪縟。元次山之精約。陳子昂之古雅。李翱皇甫湜之溫粹。元微之白樂天之平易。陸贄李德裕之經濟。李唐而下。陵夷。至於宋。其文可學矣。歐陽子之正大。蘇明允之老健。王臨川之清新。蘇子瞻之宏肆。曾子固之開闔。司馬溫公之篤實。下此而無學矣。學者苟能取諸家之長。貫而一之。以足乎已。而不蹈襲。捆束時出。而時晦。以為有用之文。則可以經緯天地。輝光日月也。字畫之工拙。

字畫

先秦不以爲事。科斗篆隸正行草。漢氏而下。隨俗而變。去古遠。而古意日衰。魏晉以來。其學始盛。自天子大臣至處士。往往以能書名家。變態百出。法度備具。遂爲專門之學。故宋高祖病不能書。不足厭人望。劉穆之使放筆大書。亦自過人。一紙可三四字。其風俗所尚如此。至於李唐。學書愈衆。字畫於士夫。固爲末技。而衆人所尚。不得不專力。學者苟欲學之。篆隸則先秦欵識。金石刻。魏晉金石刻。唐以來李陽冰等。所當學也。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有篆隸意。則自高古。

鍾太傅王右軍顏平原蘇東坡。其規矩準繩之大匠也。歐率更張長史李北海徐浩柳誠懸楊凝式蔡君謨米芾黃魯直萃之。以厲吾氣。參之以肆吾博。可也。雖或不工。亦不俗矣。技至於不俗。則亦已矣。如是而治經。治史。如是而讀諸子。及宋興。諸公書。如是而爲詩文。如是而爲字畫。大小長短。淺深遲速。各底于成。則可以爲君相。可以爲將帥。可以致君爲堯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時不與。志用不與。材則可以立德。可以立言。著書垂世。可以爲大儒。不與草木共朽。

